

## 清代吴中女医顾德华考略

林振坤 宋文集

**【摘要】** 女医是传统中国医疗从业人员的特殊群体,一方面宋元以来掌握社会话语权的士人阶层,和以医学正统自居的男性医者,常常通过各种媒介方式,表达对女医道德、技术水平的质疑,并使其形象不断负面化;而另一方面,基于 12 世纪宋明理学兴起后男女有别的意识形态,社会一直对于女医及其服务存在现实的强大需求,一位优秀的女医仍可以获得社会的广泛尊重。顾德华是清代的一位著名女医。通过对其家世、事迹与著作的初步考证,可以增进对这位清代著名女医的了解,并借此窥视明清社会中女医这一群体的相关情况。

**【关键词】** 女医; 顾德华; 韦君绣; 《花韵楼诗稿》; 《花韵楼医案》

**A brief investigation on Gu Dehua, a female healer from Wuzhong in the Qing Dynasty** LIN Zhenkun<sup>1</sup>, SONG Wenji<sup>2</sup>. 1 Guangzhou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130; 2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360, China

**【Abstract】** The female healer is a special commun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professionals. Since the Song-Yuan Dynasties, although the literati class holding the social voices and the male healers acting as medical orthodoxy were always suspicious of the female healers' behaviors and their medical morality, and tarnished their images through all kinds of media. Meanwhile, the female healers were still badly needed on the account of recognition of distinction between sexes between both sexes due to the rising of neo-Confucianism. An excellent female healer could still earn wide respect from the society. Gu Dehua was a famous female healer from Wuzhong in the Qing Dynasty's Daoguang-Xianfeng period. By investigating Gu Dehua's family conditions, deeds and works, and her career, the community of the female healers in the Ming-Qing Dynasties can be thus understood.

**【Key words】** The female healer; Gu Dehua; Wei Junxiu; *Huayunlou Anthology of Poem*; *Huayunlou Medical Cases Records*

女医是传统中国医疗从业人员的特殊群体,宋元以来掌握社会话语权的士人阶层视其为“三姑六婆”之一,并不断对其表达负面的评价,使女医在社会媒介中的形象不断负面化。然而,基于 12 世纪宋明理学兴起后男女有别的意识观念,社会对于女医的医疗服务存在着现实的强大需求,一位优秀的女医仍然可以获得社会(包括士人阶层和男性医师)的广泛尊重<sup>[1]192-213</sup>。关于中国历史上女医生平事迹的文献记载甚少,近年来随着对女医的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才使一些湮没在历史迷雾中的女医形象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比如明代无锡谈允贤(1461—1556)与近代四川曾懿(1852—1927)<sup>[2-8]</sup>。而清代道咸年间的顾德华,则是年代介乎谈允贤、曾

懿之间的又一位著名女医。

顾德华,字鬘云,江苏吴县人,生卒年无考,著有《花韵楼医案》1 卷。1921 年,顾德华的同乡后学、吴县医家张元瑞在委托当时名重医界的绍兴医家裘吉生(1873—1947)刊刻《花韵楼医案》时,在《序言》中写道:“吾吴顾鬘云女士,妇科名医也,道咸间吴下士大夫争相延诊而钦仰之。曾著有《花韵楼医案》一卷,惜乎未刊行世,知医者偶一道及,每有欲求不得之憾”<sup>[9]257</sup>。可见顾氏医名之盛。目前学界对顾德华关注不多,笔者兹就所见史料,对顾德华家世、事迹及著作作一初步探讨。

### 1. 家世:“七子山顾”?

裘吉生在《花韵楼医案》“提要”中曾言苏州名医宋爱人(1897—1963)对顾德华“知之甚详”<sup>[9]256</sup>,但从现存宋爱人著作中,未见专门言及顾德华的文字<sup>[10]</sup>。考同治《苏州府志》,未见顾德华传,仅卷

139《艺文四·列女》载：“顾德华《花韵楼诗稿》，字鬘云，开均女，程文治室”<sup>[11]571</sup>。民国《吴县志》则有顾德华小传，曰：“顾德华，字鬘云，州同开均女，受学于韦君绣。绣女修月，能诗，善鼓琴，工画兰，鬘云与交游至稔。所著有《花韵楼诗》”<sup>[12]卷74下37b</sup>。可知顾德华为顾开均之女、程文治之妻，曾师从韦君绣，并著有《花韵楼诗稿》。

关于顾德华的父亲顾开均，吴翌凤（1742—1819）辑《印须续集》卷3有小传，曰：“顾开均，字仲安，吴县人，国子生，候选理问。有《颐素草堂诗》”<sup>[13]230</sup>。邹弢（1850—1931）《三借庐笔谈》载有“顾仲安”一则：“道光时，吾乡顾仲安开均，工诗画，富收藏，一门风雅，爱盆梅，搜罗各种，一经栽培，罔不入妙。每逢元夜，城外药王庙借其梅以为供，观者济济。藏有古琴，名玉玲珑，遂筑玉玲珑馆，首唱盆梅四律，和者甚众，久而成帙，刻《玉玲珑馆盆梅唱和诗》，分初续三为三册。馆中陈设诸器，无一不作梅花式。与僧觉阿尤交好。尝闻刘韵珊中丞在都中时，遇有与顾相识者，中丞则问曰：仲安安否？近日雅兴如何？实则中丞但闻其名、见其诗，并未谋其面也。其为人倾慕如此”<sup>[14]</sup>。

韦君绣《闻见阐幽录》也称顾开均“能诗词，善绘事”，并对其剪梅盆栽之术尤为称道<sup>[15]704</sup>。可见顾德华的这位父亲是位文化修养颇高的士人。吴翌凤称顾开均为“国子生”“候选理问”，《同治苏州府志》称“候选州同”<sup>[11]5</sup>，民国《吴县志》称“州同”，韦君绣《闻见阐幽录》则称其为“参军”，可知顾开均拥有一定的官职身份。顾开均除《颐素堂诗》外，尚著有《紫薇花馆诗钞》与《玉玲珑馆盆梅唱和集二卷》<sup>[13]230</sup>，后者与邹弢所言当为一书。据民国《吴县志》载录咸丰、同治年间死于太平军占领苏州时战争的吴县绅民的“昭忠录”所示，顾开均歿于咸丰十年（1860）五月<sup>[12]卷69上49a</sup>，时为太平军攻入苏州不久。其生年则无从查考，王稼句曾考证《桐桥倚棹录》作者顾禄生于嘉庆元年（1796）或乾隆五十八年（1793）<sup>[13]230-231</sup>，顾开均为顾禄之兄，2人生年当相距不远。

顾开均之父为顾兆熊，兆熊字渔村，育有4子：顾开圻、顾开均、顾禄、顾开增<sup>[13]229-230</sup>。顾开圻，字守安；顾开增，字听安；顾禄，字铁卿，一字聰之，又作總之，号茶磨山人，为《清嘉录》、《桐桥倚棹录》作者，此外尚有《颐素堂丛书》《颐素堂诗钞》等，为兆熊4子中声名最著者。顾氏为苏州大族，宗支繁茂，顾兆熊一脉属“六安归吴支”<sup>[16]</sup>，为顾野王（519—

581）第37代裔孙<sup>[13]229</sup>。顾兆熊及其子孙皆热心宗族事业，其道光二十六年出资刊刻的《金闾陈乡贤顾将军祠堂志》（图1，以下简称《祠堂志》）便有许多记载。《祠堂志》今藏苏州图书馆，抄本，虽其牌记云“道光丙午夏五月六安归吴支裔孙兆熊敬刊”，丙午即道光二十六年，但志中却有很多道光二十六年后的内容，如志中的《修墓示》为道光二十七年三月所作，韦君绣《序》则作于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韦君绣序中言：“顾子宗甲……承祖庭命，编刻祠志……乃未竟其志，享年不永……宗甲尊甫守安以遗刻属予校勘，意在务博，草稿未免伤繁，然非宗甲意也”<sup>[16]</sup>。宗甲，顾开圻之子。据韦氏所言，此志是宗甲奉顾兆熊之命编刻，但宗甲未及事竟而逝，后其父顾开圻委托韦君绣校勘，由此知此序当作于祠志近乎定稿之时。《修墓示》中顾兆熊尚为任事之人，但在《祠堂志》卷4《东庀从祀》名单中，顾兆熊却赫然在列<sup>[16]</sup>。可见此志虽为顾兆熊捐资刊刻，但定稿却在顾兆熊逝后，兆熊卒年当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另据顾震涛（1750—？）《吴门表隐》载，道光二十一年重阳，顾兆熊与族人在南濠顾黄门公祠秋祭后，移舟石湖，祭扫楞伽山下的顾野王墓，并登吴山雅集。顾震涛称其时顾兆熊“年开八秩”<sup>[17]362-363</sup>，由此知顾兆熊生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

顾兆熊的祖辈可追述到明末清初的六安州庠生顾充水。顾充水，字长发，明季移居苏州娄门，生子凤山，字鸣岐。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破苏州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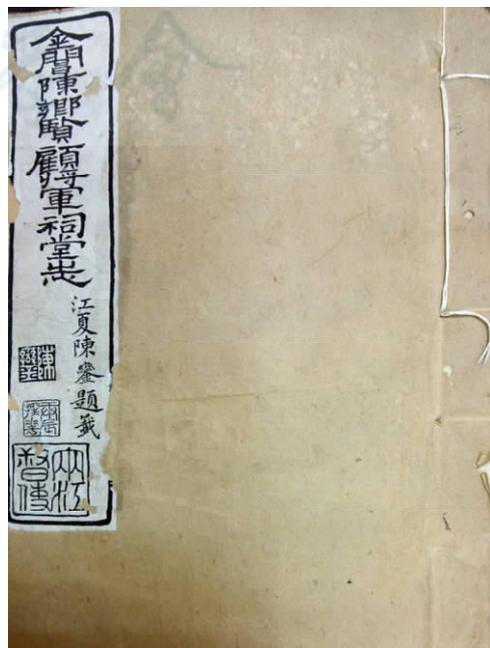


图1 《金闾陈乡贤顾将军祠堂志》

顾充水被俘,不屈殉节。顾凤山“冒锋镝寻父尸,得血衣”,葬于胥门外,“终身庐墓,哀感行人”,人称“孝子”<sup>[17]9,242</sup>。顾凤山生顾学莲,字友仙<sup>[17]307</sup>。嘉庆初年,顾兆熊曾于楞伽山上山岭修建顾野王分祠,并祀“明殉节六安庠生充水、国朝孝子凤山、嘉瑞、嘉祥”<sup>[16],[17]150</sup>。顾嘉祥、顾嘉瑞为兄弟<sup>[17]208-281</sup>,据顾兆熊祭祀的次序,则顾凤山当为嘉瑞、嘉祥之父。至于顾学莲何以不在祀之列,不得而知。嘉瑞,字松谿;弟嘉祥,字兰圃。两兄弟均以孝称。而顾嘉祥即是顾兆熊的父亲<sup>[16]280-281</sup>。

以上回溯了顾德华父祖辈的血缘谱系(图2),其中对其各自生平事迹的叙述则是基于有限史料而作的一些窥视。但讨论顾德华家世,苏州“七子山顾”世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七子山位于苏州城西南,因山上有7个高墩而得名,亦称横山。其箕踞太湖东滨,东南分出吴山,迤迤东北而依次为上方山、茶磨屿、黄山,毗邻石湖,山水之胜,为“吴中伟观”。“七子山顾”世医,据陈道瑾研究<sup>[18]</sup>,约形成于18世纪末,而生活于19世纪前半期(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顾德华则是这一世医谱系中的重要人物,她与兄长顾德昌是“七子山顾”最早见诸文献记载的2位医家。而顾德华之前的“七子山顾”源流如何?“七子山顾”究竟始于何时何人?陈道瑾及之后的医史学者均未有详考<sup>[18-19]</sup>。因此,“七子山顾”世医始于18世纪末的说法,毋宁说是一种猜测。

反观上文对于顾德华家世的考述,从顾充水到顾开均,似乎很难看到与医相关的信息。顾充水是位“庠生”,顾凤山、顾嘉瑞、顾嘉祥以“孝子”称,顾学莲则为“处士”<sup>[17]307</sup>,均为普通士人。至于顾兆熊,《祠堂志》记道光九年献匾,其衔署“诰封奉直大夫”<sup>[16]</sup>,《祠堂志》高翔麟《序》也称兆熊为“封翁”,可知其获有一定的官方荣誉,但具体业何为生,无从

查考。邹弢《三借庐笔谈》称顾开均“一门风雅”<sup>[14]</sup>,显然也不是用来形容世医门庭的词语,倒说明顾氏一门儒士家风。而仕宦一途,顾兆熊一门科名不彰却又是显见的。《祠堂志》记道光九年《修祠示》列述修祠任事人员,有官职科名的姓名前均有头衔,如顾莼(1765—1832),衔署“前翰林院侍讲学士、云南提督学政”<sup>[16]</sup>,而顾兆熊与其子开圻、开均,则概以修祠“职员”称之,连贡生、监生都不是,所以前文吴翌凤、韦君绣称顾开均所谓的国子生、参军、候选理问以及《吴县志》《苏州府志》所谓的州同、候选州同,有些大概是捐纳所得。顾德华的三叔顾禄,自小颖慧,著述颇丰,顾兆熊曾寄予厚望,却连举人也未考得<sup>[18]229-237,[20]</sup>。虽然科名不显赫,但顾兆熊家族经济上似乎颇为宽裕。《祠堂志》里便有不少其与家族捐资修建祠宇、制立匾额的记载<sup>[16]</sup>。顾开均“富收藏”“爱益梅,搜罗各种”的风雅生活<sup>[14]</sup>,也是需要一定的财力的。而顾禄更是诗酒风流、纵情声色,袁学澜(1804—1879)《适园古文辞》即写道:“昔乙未(笔者注:道光十五年)秋,余与顾曾相识于青溪邀月榭,时彼豪气方盛,志方恣,挟资出游,骛声逐势,遍交贤杰,衔杯接饮,日驰骋于酒场文社间,颇以豪侠自命……人生于世,衣食裁足,托迹士流,生文物之邦,处名胜之地,依偎红翠,结纳贤豪,花月畅其襟情,江山发其文藻,如顾者世能有几人哉?”<sup>[13]234-235</sup>

顾颢刚(1893—1980)曾以顾禄自号“茶磨山人”(颢刚先生误记为“楞伽山人”),推测其可能是茶磨屿一带的地主<sup>[2]</sup>。若所言属实,倒可为顾兆熊一门之经济作一注脚。而茶磨屿为七子山支脉,由此看来,顾德华与兄长顾德昌“七子山顾”的身份,以及顾德昌的重孙顾允若(1888—1940)以“七子山允若”自称<sup>[22]</sup>,也就并非空穴来风。只是,顾充水明末自六安州迁居苏州娄门,殉节后葬于胥门外,其子凤山庐墓终身,因此顾德华家族如果迁居七子山一带,盖始于曾祖顾嘉祥或祖父顾兆熊。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在顾德华的父祖辈那里难以发现与医相关的信息,但这也可能与文献资料的收集广度有关。毕竟赖以获知顾德华家世的文献也就局限于仅有的数种,而且相关的记载也是零散的片段,加之记述者的关注点又并不在于医,也就有可能滤去顾德华家世中有关医疗的信息。但顾氏以医名世,真实可考的源头恐怕只能追溯到顾德华及其兄长顾德昌身上。顾德华外嫁,所以顾允若承继的“七子山顾”世医,当指顾德昌一系。顾德昌事迹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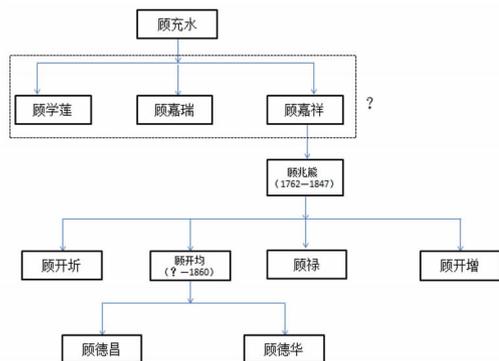


图2 顾德华家族谱系

难查考,据陈道瑾言,顾德昌,字庭纲,擅内外科,尤精内科,医案经宋爱人整理而成《顾庭纲医案》8卷<sup>[18]</sup>。另有《加批香岩先生医案存真》,今藏苏州图书馆。又据《吴中名医录》载,吴江张金鉴(字心衡,号子愚,吴江黎里人)曾师事顾庭纲,颇为顾氏所重<sup>[23]228</sup>。

## 2. 丈夫:程文治

顾德华的丈夫程文治,同治《苏州府志》与民国《吴县志》均无传,韦君绣《闻见闾幽录》云:“程羹梅,吴县人,少耽灵素,以活人为己任,既习内科,又从莘田治外症。事亲至孝,以亲疾籲天,愿减算以延父年。适得外疡,时莘田方远出,为他医治方所误,竟如陈子均死孝事以卒。娶仲安女鬘云……”<sup>[15]717</sup>

可知程文治字(号)羹梅,与顾德华同乡,自小矢志医学,精研经典,以活人为己任,勤奋笃学,既习内科,又从当时著名的外科医家陈莘田研习外症;同时也是一位孝子,在父亲病重时向天祷告,愿减寿以延长父亲的生命。然而不幸的是,这样一位志虑精纯、品学敦厚的医家,虽然自己也通外科,老师更是“医名卓卓”的外科名家<sup>[12]卷75下15b</sup>,却在老师出远门的时候得了疮疡,并为他医误治而死,实在令人唏嘘。

## 3. 师承:顾德华与韦君绣

韦君绣(1789—1853),名光黻,君绣为其字,号涟怀,又号洞虚子,苏州府长洲县人,诸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以诗名于时,又能书善画,通易理,擅堪舆,能鼓琴,亦通岐黄之术,时人称其“天资学力,兼而有之,一切技艺,无不精通”<sup>[15]698</sup>。20岁时,韦君绣即刊刻诗集《在山草堂吟稿》,当时江南诗坛盟主陈文述(1771—843)对其才华很是欣赏,将其与彭蕴章、朱绶、沈传桂、王嘉禄、吴嘉淦、潘曾沂等诗坛新秀一起评为“吴中七子”,一时诗名大盛<sup>[15]698, [24]</sup>。凭借在文坛的声誉,加之当时江南地区对女性教育的重视与女性从学风气的兴起<sup>[25]</sup>,韦君绣可能便如其前辈袁枚、陈文述一样,招收闺秀才女为弟子<sup>[15]710</sup>,而顾德华便是其中一位。

然韦君绣虽才华横溢,却究一生未得志,以寒士终老。并非韦君绣无意功名,《在山草堂吟稿》卷5《夜泊石城留别十一弟》有“六度秋风客,随人白下来,……眼看同学者,几辈上金台”之句<sup>[26]</sup>,可知其曾六到南京赴试,皆无果而返,回首往事及同学者,顿生“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感慨。顾禄《省

闾日记》曾记载道光二年与韦君绣同赴南京参加乡试,2人均报罢而归<sup>[27]</sup>。《闻见闾幽录》是韦君绣晚年之作,写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至咸丰三年(1853)间,其中常可见其遍交名士、诗酒酬唱、文会交游的潇洒生活,但实际上韦氏的经济状况却极为窘迫。时人叶廷瑄即称其“家贫,赖笔墨为生”<sup>[28]</sup>,《在山草堂吟稿》也常有贫苦难支的感慨,如《示闺人》云:“年来典尽嫁时衣,叹息居贫万事非。庑下为傭原最得,有谁门户可相依”<sup>[26]</sup>,可见其境况之艰苦。韦君绣能书善画、通易理堪舆等诸般才能,与其说是文人的修养,也可能是其为了谋生而尽量多掌握的技能。其后隐于医,以医为业,行医枫桥<sup>[28]</sup>,也显然是为生计而作的权宜之计。科举上不得志,转而业医,是宋元以来许多中国下层士人的人生轨迹<sup>[29]</sup>。为此他们常引用“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名言来自我辩解与掩饰,而说到底很大部分都是为生计所迫,毕竟对于这些能识文断字的士人来讲,阅读经典医籍并不成问题,而行医所带来经济回报也足以维持生计,甚至可能致富<sup>[29-30]</sup>。韦君绣行医之情状,《闻见闾幽录》中亦有约略提及。书中在讲嘉庆、道光年间吴门名医徐锦的时候,提到韦君绣到病人家出诊,常常遇到徐锦,并与其共同会诊,其间“相与订方,所议悉合”。韦君绣本打算待自己的6种医书写成后向这位前辈名医请教,但书未成,而徐锦已辞世<sup>[15]707</sup>。虽然有与前辈名医共同会诊的机会,而且见解也相同,但韦君绣医名似乎并不显著,叶廷瑄《蜕翁所见诗录》言其“兼通医术,求者亦稀”<sup>[28]</sup>,可见行医也似乎未能改善韦君绣的经济状况,以致其晚年欲再刻诗集而不能<sup>[28]</sup>。

韦君绣与顾德华一家交往甚深,上文提到顾德华的伯父顾守安在顾宗甲逝后,委托韦君绣校勘宗甲未完成的《祠堂志》即是一例。除此之外,韦君绣与顾德华的父亲顾开均、叔父顾禄也相交甚契。韦君绣《在山草堂吟稿》卷2有《顾仲安开均以参苓杞菊酒见遗,诗以报之》诗,言其卧病家中,衡门寂寞,车马寥落,惟顾开均携药酒冒雪探访<sup>[26]</sup>;顾开均现存不多的诗作中也有《酬韦君绣月夜见怀之作》一首<sup>[31]</sup>,足见2人的君子之交。韦君绣与顾禄的交情更是深厚,陈文述曾称顾禄“韦君君绣之执友”<sup>[13]235</sup>。这种父辈间的交好,成为顾德华师事韦君绣的因缘之一。但顾德华师事韦君绣,所学似不在于医,而当是诗画文艺之学,民国《吴县志》将顾德华列入《列女·才慧》一节,虽言及顾德华受学于韦君绣,却对其从医之事只字未提即可见之,撰志

者显然将顾德华的形象定位为才女闺秀一类。这说明顾德华曾是以闺秀诗人的形象,活跃于当时苏州文化圈中。以下事例,也可窥知一二:道光二十年,顾禄养病于山塘塔影山馆,不久因梅雨水涨,迁居抱绿渔庄。抱绿渔庄便成为顾禄此后“吟诗读画,消遣岁月”的地方,他广邀当时名士陆绍景、林琛、韦君绣、顾承、王芑孙等为他的这处新居题写联额,其中一幅对联即为顾德华所书<sup>[32]360-361</sup>,可见其书法是颇获肯定的。另外,顾震涛(1790—?)费近 30 年之功,搜集吴中典故,在道光十二年撰成《吴门表隐》,书成后直至道光二十三年,吴中耆宿名士、宗族亲友陆续为其撰序题诗,这其中便有顾德华<sup>[17]41</sup>。女诗人恽珠(1771—1833)编选有清一代闺秀诗作,各地女诗人纷然响应,多有投诗及采访邮寄者,《国朝闺秀正始续集·补遗》录有顾德华诗作 7 首<sup>[33]</sup>,虽然无法获知是顾德华自己投稿,还是他人采访邮寄所得,却已足以说明顾德华以闺秀诗人自居的形象。

既然顾德华从韦君绣所学不在于医,其医术又从何得之? 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闺秀诗人又为何从医? 且又是如何以医名世的呢? 有趣的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反而是顾德华的这位文艺老师为之揭晓的。韦君绣《闻见阐幽录》云:“……仲安女鬢云,能诗,工楷,著有《花韵楼诗》,而医得李青崖之传,疗妇人疾辄效。尚衣使者夫人以礼坚招,不得已应之,投剂豁然,认为寄女,由是戚党争相延治,情不能却,异乎炫术求售者也。仲安曾患肺疽,割股肉以进而愈。羹梅之仁孝,鬢云之节孝,不得请旌,同一阙事”<sup>[15]717</sup>。

韦君绣的这段文字,实际上讲述了顾德华学医、从医与成名的故事,也可看到她一生的幸与不幸。据其所言,顾德华的医术传自李青崖。李青崖是何许人,现已无从查考,从韦君绣的记述看,可能是当时一位精于妇科的医家。顾德华出身于一个儒士门庭,父辈虽然非高官显宦,但家里的经济情况还算不错,使其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成为一位才学颇为时人所肯定的闺秀诗人。就这一点看,顾德华要比当时许多女孩要幸福得多。但她也经历了父亲患肺疽病重,焦虑无助,以致惟有效仿当时“割股疗亲”的社会风习<sup>[34]</sup>;还有丈夫程羹梅身患疮疡,为庸医所误,不得不承受丧夫之痛这样的悲惨遭遇。这些遭遇可能刺激顾德华后来研习医术。但当她尽得李青崖医术之传后,似乎又不愿以医行世,当那位“尚衣使者夫人”“以礼”“坚请”时,她才“不得已”前去应诊,没想到“投剂豁然”,不仅被认为寄女,还声名鹊

起,一发不可收拾,以致“戚党争相延治”,难以推却。这又是不幸后的幸事。韦君绣还以顾德华的节孝未能获得“旌表”而深为其感到遗憾,其实也不然,同治八年(1869),顾德华还是被授予了这一中国传统中国社会里普通妇女的崇高荣誉<sup>[11]911</sup>,只是这时候韦君绣已逝世 16 年。而顾德华在逝世之后,吴下医者尤津津乐道其医术之精,以不得获见其医案为憾。观其一生,可谓充满传奇意味。

医史学家梁其姿在讨论明清时期女医的家庭教育时,曾指出当时知识阶层家庭对女性后辈进行医学训练的普遍性,认为这与重视女性教育的社会风潮和出版业的兴盛密切关系<sup>[1]192-193</sup>。而顾德华能突破传统社会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像一般的男性习医者一样从师学艺,正是当时社会对女性教育呈开明态度的一种体现。

#### 4. 著作:诗作与医案

顾德华的诗集《花韵楼诗稿》现已不存,文献学家胡文楷 20 世纪 50 年代编辑《历代妇女著作考》时已未得见此作,仅据《苏州府志》著录<sup>[35]</sup>。现存顾德华诗作,经笔者考察,除了顾震涛《吴门表隐》卷首的题诗 1 首,惟清代女诗人恽珠《国朝闺秀正始续集·补遗》(以下简称《补遗》)辑有 7 首<sup>[33]</sup>。这 7 首诗分别为《香雪海歌》《听韦修月世妹弹琴》《海湧峰观日出》《绿荫选一》《细雨》《呈韦君绣师》《病起》。此外《补遗》中尚有顾德华小传 1 则。这则小传和 7 首诗作,保存了顾德华个人信息与文学才能方面研究的原始资料,弥足珍贵。民国《吴县志》正是据此撰写了顾德华传略。从这些仅存的诗作中,也可以窥见顾德华作为闺秀诗人的才华与性情。

顾德华的医著,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sup>[36]</sup>载,有《花韵楼医案》和《调治伤寒论》附《产宝百问》2 卷。后者为稿本,原藏苏州图书馆,现已佚失<sup>[37]</sup>。裘吉生《珍本医书集成》所收《花韵楼医案》,是流传最广的顾德华医著。此医案集系据吴县医家张元瑞旧藏抄本刊刻,1 册,不分卷,共录医案 29 首,皆为妇人杂病,多一案连续数诊,“论治透彻,立方平善,询是经验之作”<sup>[9]257</sup>。张元瑞《花韵楼医案序》中称:“吾吴顾鬢云女士……著有《花韵楼医案》一卷,惜乎未刊行世”<sup>[9]257</sup>,俞志高《吴中名医录》则言顾德华撰有《花韵楼医案》4 卷,其中 1 卷刊入《珍本医书集成》,余 3 卷存于顾氏后人顾为贤处<sup>[23]253</sup>,如此则《珍本医书集成》本《花韵楼医案》

非全本。惜顾为贤所存 3 卷不曾刊印,未使顾德华医案归于全璧,殊为可憾!

另经检索苏州图书馆馆藏书目,有《蔡竹圃夫人温邪病案》(图 3),抄本 1 册,署顾德华辑。经笔者实地访察,此册 1 卷,无题名,蓝格 9 行印刷,行体抄写,书法隽美,辑录医案 7 则,除案 3 为寒饮痼证,余皆温病病案,“蔡竹圃夫人温邪病案”为书中第 1 个医案,书目编者于是以此案案名为医案集命名。这些医案除案 7 仅有 1 诊外,其余几乎每日一诊,更有 1 日数诊、多医会诊的,最长的案 1,病程记录长达 2 月余。案 6、案 7 未言诊视医家,案 2 仅称“余诊”,此 3 案大概是辑录者自己诊治病的病案,其余 4 则医案皆有言明诊治的医家,其中有杨寄梅、周春庭、邵杏泉、徐翘士、刘藻庭、董杏江、程曼云、陆九芝、陈荣甫、苏少翁、王仰之等。因此此册堪称道光、咸丰年间苏州医家的诊疗实录,近似于今日的“门诊病历”,只是经过了有意的收集誊录,以供研习之用。册中部分天头与行间有小字批注,从字迹看,批注者与抄录者当是同一人,其中有则批注题署“绩注”,可知这本册子是一位叫“绩”的人抄录与批注的。另外,从批注的内容看,辑录者和抄录者也当是同一个人。若此,则苏州图书馆书目将此册署“顾德华辑”,似有不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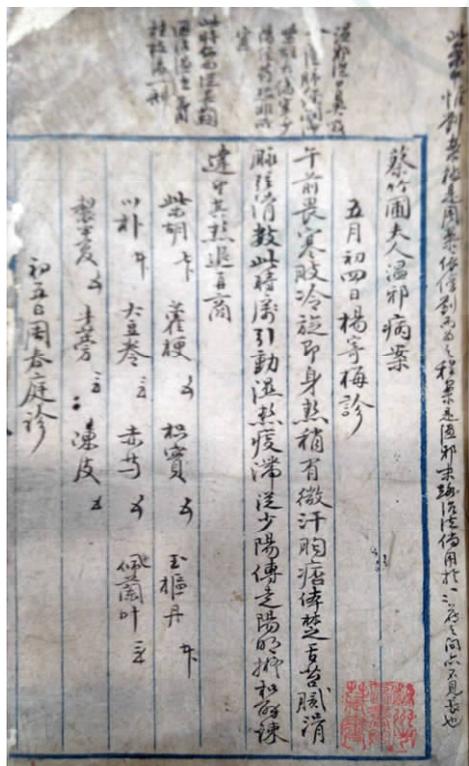


图 3 蔡竹圃夫人温邪病案

## 5. 结语

明清时期,由于政府对地方医疗体系建设缺乏足够的重视,官方提供的医疗服务通常仅作为疫灾之时才运作的救济措施,日常平民社会中现实存在的强大的医疗需求,多由民间医疗力量来填补。尽管在当时社会,掌控舆论话语权的士人阶层,还有以医学正统自居的男性医者,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表达对女医道德、技术水平的质疑,使其形象不断负面化,但却未能遏制女医在社会各阶层的受欢迎程度。一位医德高尚、技术精湛、广受认可的女医,不仅其经济条件会因之宽裕,还能享有一定的社会声望<sup>[1]155-178,192-213</sup>。限于相关资料的贫乏,无以确知顾德华的生卒年,而从张元瑞的序中可知,顾德华生前“士大夫皆争延诊”,逝后吴下医者以不得获见其医案为憾<sup>[9]257</sup>,足见其名之盛,亦如梁其姿评谈允贤、曾懿时所谓“成为可敬的儒医主流”<sup>[1]212</sup>。但不同的是,顾德华不像曾懿那样还讨论男女平权、提倡女性教育,带有“现代性”的色彩,她与谈允贤相类,属于更纯粹的传统中国的女医。

志谢 谨向苏州图书馆古籍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古籍部在论文写作中提供的帮助表示敬意

## 参 考 文 献

- [1] 梁其姿. 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2] 辛夫. 历代蜀医考(三)——成都女医家曾懿传略[J].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1980(3):65.
- [3] 屠揆先. 清代女中医曾懿及其《医学篇》简介[J]. 中医杂志,1981(4):69-70.
- [4] 胡翘武, 胡国俊. 曾懿女医晚年医学轶事[J]. 四川中医杂志,1985(10):6-7.
- [5] 郑金生. 明代女医谈允贤及其医案《女医杂言》[J]. 中华医史杂志,1999,29(3):153-156.
- [6] 费侠莉. 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56-263.
- [7] 费振钟. 16 世纪:女医谈允贤和医学权力[J]. 苏州杂志,2007(5):75-78.
- [8] 杨彬彬. 曾懿与晚清“疾病的隐喻”[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2):113-118.
- [9] 裘庆元. 珍本医书集成:第 4 册[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
- [10] 宋立人.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宋爱仁[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311-324.
- [11] 江苏府县志辑 10:同治苏州府志(四)[M]//中国地方志集成.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12] 曹允源,李根源. 民国吴县志[M]. 刻本. 苏州:文新公司,1933(民国二十二年).
- [13] 王稼句. 桐桥倚棹录前言[M]//顾禄. 清嘉录:桐桥倚棹录. 北京:中华书局,2008.

[14] 邹骏. 三借庐笔谈[M]//顾廷龙.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633.

[15] 韦光猷. 闻见阁幽录[M]//王稼句. 苏州文献丛钞初编;下.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5.

[16] 顾兆熊. 金闾陈乡贤顾将军祠堂志[M]. 抄本. 1846(道光二十六年).

[17] 顾震涛. 吴门表隐[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18] 陈道瑾. 七子山顾[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82(2):47.

[19] 陈仁寿. 江苏主要中医流派分类与特点[J]. 中医药文化,2009(4):19-22.

[20] 顾禄. 顾素堂诗钞[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478.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79.

[21] 顾颉刚. 苏州史志笔记[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168-170.

[22] 顾允若. 顾氏医经读本自序[M]//顾允若,宋爱人. 顾氏医经读本. 刻本. 苏州:文新公司,1934(民国二十三年):1a-b.

[23] 俞志高. 吴中名医录[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24] 陈凯玲. 清代吴中“七子诗坛”考论[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151-155.

[25] 钟慧玲. 清代女诗人研究[M]. 台北:里仁任局,2002:206-257.

[26] 韦光猷. 在山草堂吟稿[M]. 刻本.

[27] 顾禄. 省闾日记[M]//李德龙. 历代日记丛钞:第 37 册.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575-578.

[28] 叶廷琯. 蜗翁所见诗录:卷 5[M]. 刻本. 苏州:潘氏澹香斋, 1880(光绪六年):48a.

[29] 陈元朋. 两宋“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M]. 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7:45-110.

[30] 祝平一. 宋明之际的医史与儒医[J].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6(3):401-449.

[31] 吴翌凤. 印须续集:卷 3[M]. 刻本. 1814(嘉庆十九年):14a-b.

[32] 顾禄. 清嘉录:桐桥倚棹录[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33] 恽珠. 国朝闺秀正始续集:补遗[M]. 红香馆,1831(道光十一年):66b-68a.

[34] 邱仲麟. 不孝之孝——唐以来割股疗亲现象的社会史初探[J]. 新史学,1995,6(1):49-94.

[35] 胡文楷. 历代妇女著作考[M]. 增订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807.

[36] 薛清录. 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1.

[37] 沈雨梧. 清代女科学家[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56-57.

(收稿日期:2016-02-16)  
(本文编辑:王振瑞)

· 出版消息 ·

《医疗社会史研究》第 1 辑出版

兰台

近年来,感染性疾病在全球的传播与蔓延引发了严重的公共安全危机,从而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受其影响,医疗社会史研究也受了学术界的关注。为了加强与国际学术的对话,上海大学历史系创办了《医疗社会史研究》(*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辑刊,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于每年 6 月和 12 月各出版 1 辑。《医疗社会史研究》第 1 辑已于 2016 年 7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医疗社会史研究》第 1 辑共有 3 个栏目,收录论文 13 篇,分别为:

“专题论文”栏目:[美]尼特珊·科列夫《作为有目的战略行动者的国际卫生组织——理论成果和方法论意涵》、[英]马丁·戈尔斯基《“卫生体系”理念与卫生体系比较研究的发端(1891—1969 年)》、[美]杰西卡·皮尔森·帕特尔《法国殖民主义与反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的斗争》、[波]斯瓦沃米尔·沃蒂什《欧洲内陆水道的水手和梅毒:国际卫生组织与莱茵委员会(1900—1953 年)》、[美]马秋莎《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公共卫生的早期发展——以混合杂交理论为视角》、[丹]尼尔斯·布瑞姆《在印度的尘封往事——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接种肺结核疫苗问题上的摩擦(1947—1951 年)》、[德]沃尔特·布鲁豪森《从慈善到发展——基督教国际卫生组织(1947—1978 年)》、[英]詹姆斯·H. 密尔斯《作为行动者的国际卫生组织——大麻与〈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张勇安《寻求制度霸权——美国与“联合国毒品滥用管制基金”的创立》、[德]爱睿思《内分泌干扰物——国际组织日渐关注的健康问题》。

“档案文献”栏目:乔晶花《北约现代挑战委员会史料拾遗》。

“学术书评”栏目:初庆东《“微观史”视角下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新尝试——评〈拉夫尔·泰勒的夏天〉》、高阳《黑死病的医学社会史研究——〈与黑死病同在〉》。

